

國劇藝術大家

荀慧生傳奇（下）

● 李能宏

赴滬演出名利雙收

當一九一九年，楊小樓應聘到上海天蟾舞台演出，青衣尚小雲、老生譚小培、刀馬兼花旦荀慧生，人稱三小一白（小樓、小培、小雲和白牡丹）。第一天打炮戲「花田錯」，慧生飾丫環春蘭，尚小雲飾小姐劉玉燕，小生卞稽由李桂芳飾演（李麗華之父）。慧生扮相娟秀，身段表情嫋娜嬌媚，表演活潑生動，蹻功絕妙，唱念裡蘊含著梆子的優美聲腔韻味，使上海觀眾耳目一新，被讚美為「譽滿春申」。合約期滿後，楊小樓率隊回京。天蟾舞台老板挽留慧生，繼續演出，又與周信芳、馮子和、蓋叫天、小達子等名伶合作，演出劇目有「趙五娘」、「劈山救母」、「九曲橋」、「楊乃武與小白菜」等，還演新編

劇「元宵謎」、「西湖主」，戲院天天滿座，老板一再挽留，演期一延再延，竟長達半年之久。上海國畫大師吳昌碩，上海名人嚴獨鶴、舒舍予等人也成立了「白社」，此「白社」與北京之「白社」雖同名，但其任務則大不相同，前者是湊經費給慧生治嗓子請老師教戲。後者是為慧生宣傳捧場。他在上海受歡迎的情形，僅次於梅蘭芳。慧生在上海的舞台實踐，獲得了並不是庸俗的名利，而是大大開闊了他的視野，打開了他腦海中的藝術創新之門，為以後荀派藝術的形成，奠定了紮實的群眾基礎。

慧生喜繪丹青，他的啓蒙老師是名畫家胡佩衡。由於他勤奮練畫，筆下意境日臻完美。在上海演出後，結交了許多畫界前輩，一九三五年，慧生在上海正式拜名懷，有人勸他畫牡丹，以應早年的藝名，

五卅口哨譯中，吾鄧君屬靈犀通鑑
晴空出羽鳳麟，表節秉拂曉鶯鶯，拂曉
自古知音難高曉之鄧伯靜，曉出劉知
五雲歸日音四土躍文林，勤王所仰土耕耕
清慧生得師承表，良師高授，或育誰

黃派即興戲劇一錄

會知我醉眼題刻。

畫家吳昌碩為師，吳老師非常欣賞慧生的聰慧，親書「白也無敵」四字相贈。以後慧生又向著名書畫家于非闇、齊白石、陳半丁、葉恭綽、壽石工、惠孝同、傅抱石、李苦禪、王雪濤等名家請教學畫，繪畫豐富了他的藝術生活，提高了他的藝術素

養，並進入他的舞台表演藝術之中。他演「丹青引」女主角畫家楊雲友，為了展顯劇中人的才華，在台上邊唱：「日暮天寒雁淚哀，呵豪自寫素心懷」，邊當場揮毫作畫，揮就山水丹青。別有一番藝術境界。

他是旦角在台上當場繪畫的創始者，他的表演藝術已受到肯定，再當場作畫更受到觀眾熱烈歡迎。抗戰期間，慧生的心情不好，為了維持同人的生活，他不得不演出，演出後，便閉門謝客，藉繪畫以抒憂

他回答朋友說：「心情不好不宜畫牡丹」。這裡有一個小故事：名外交家葉公超精於繪畫，也有「喜畫牡丹，憂畫竹」的說法，葉公超畫的竹很常見（晚年以賣畫維生），至於他畫的牡丹幾稀矣。

俗語說：「運氣來了，城牆都擋不住」。慧生自隨師到北京後，找到了名師，交到了益友，遇到了貴人。武生泰斗楊小樓喜歡他的忠厚老實，誠懇虛心。不但教給他武功，一九一八年還給他介紹名崑曲家吳巧福之女、名青衣吳彩霞的六妹吳春生結了婚。這其中還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吳巧福兒女眾多，最小的子女和外甥年齡差不多，吳彩霞的女兒和他六妹年紀相若，當年，慧生雖有名聲，並未大紅，經濟也沒基礎，吳彩霞本來打算把女兒嫁給慧生，擔心怕寶貝女兒受罪，才將妹妹嫁給慧生。以後南挑北揀也沒有給女兒找到個合適的女婿，致使女兒成了老姑娘，一輩子沒嫁人，一九六一年鬱鬱而終。假如當年彩霞將女兒嫁給慧生，那彩霞的生活環境和身分地位就要改觀了。

宅心仁厚熱心助人

因為慧生出身貧苦家庭，從來不會看

不起窮人，一有機會就熱心助人。一九三〇年，為賑濟陝西災民演義務戲，一九三二年慰勞抗日將士義演，一九三三年救濟北平貧苦兒童義演，一九三四年為抗日購飛機義演，每年在北平的窩頭義演，慧生無役不與，一九二四年，慧生偕同金仲仁、馬富祿、王連浦到上海演出。王連浦甫抵上海即臥病不起，按照慣例演員先收一個月包銀為訂金，王連浦應該退回包銀，以便另請別人演出，慧生不但沒有讓王連浦退錢，還為他請醫治病，並按月發他包銀，直到他病愈返回北平，王連浦和他的家屬，都感激慧生的大恩大德。慧生和名劇作家陳墨香合作多年，陳氏成了慧生的專用劇作家，程硯秋要請陳墨香給他編寫新劇本，慧生慨然應允。以後，慧生準備排演「梁祝」，連服裝都做了，聽說程硯秋也要排這齣戲，慧生毅然決定放棄不排了，這種講義氣的精神，令人敬佩。

一九三二年，許多名伶，深深感覺到老藝人的可憐，有些人死了連棺材都買不起，更不用說墓地了。梅蘭芳、楊小樓、尚小雲、余叔岩、程硯秋和慧生等，每人捐三百元大洋，買了十二畝空地，作為梨園墓地，這種義舉多感動人哪！

荀派唱腔獨樹一幟

一九三三年，慧生收了第一個票友徒弟弟葉壽梅。葉後因病雙目失明，生活困難，慧生從經濟上接濟他很長一段時間，一九七六年葉逝世，他又給了喪葬費。葉夫人永生不忘此事，一再表示對老師的感激心情。

一九四八年，筆者服務的陸軍暫四軍二二〇師師部要成立「正風劇團」，新聞處（即政工處）主任派筆者籌劃。筆者同隊同事王桂森的姐夫丁老板在北京開戲衣莊，經他介紹找荀慧生幫忙，丁老板陪同我們到荀府會見慧生，他待人謙和，一點架子都沒有，談吐文雅得像個學者。當我們說明來意後，他滿口答應。第二天，把他妻侄名武生吳彥衡介紹給我們。經吳先生的協助。兩個星期招募演員，購置戲箱就順利完成。若沒有慧生介紹吳彥衡，不會成功的那麼快。

荀慧生扮相娟秀、身材高聳，五官端正，是個可行的上駟之材，他在演唱上根據自己嗓音無高朗之聲的特點，別出蹊徑，創造出低徊婉轉、秀俏柔媚的唱腔，特別在他的演唱中，善於將台詞語氣融於唱腔

之中，聽來似說又唱，流利生動，親切自然。他在演唱中尤其善於使用吞、揚、摧音的輕重和尺寸的快慢表達人物的感情，同一板式，根據不同的台詞和人物的感情，他能唱出不同而多變的唱腔，更善於破除傳統局限，根據個人的嗓音條件，廣收博採，適當地吸取了崑、梆、漢、川等的曲調旋律，大膽創造。荀派唱腔，字正腔圓，腔隨情出，令人著迷，喜劇則嬌柔嫋媚、流利清新；悲劇則纏綿淒楚，如泣如訴，所謂神龍變化，不可捉摸。他善於使用上滑下劃的裝飾音，聽來俏麗、輕盈、諧趣，具有特殊的韻味。

荀慧生十分重視表演的真實感，他在演唱中，不滿足於表演技術的嫋熟和表演程式的完備，強調演員要具有體驗角色的能力，他根據多年的表演經驗，總結出「戲演三分生」的表演理論，演員在台上，無論唱、念、做、打，都必須從人物的靈要出發，都要為表現劇中人的思想性格服務。慧生強調「演人不演行」。他繼承行當表演藝術的精華，又不受其限制，在塑造諸多少女、少婦藝術形象的長期實踐中，形成能適應多數觀眾的審美情趣，具有

生活化、大眾化的特徵，以細膩、逼真、貼切、諧趣見長的俏麗活潑，清秀俊美的藝術風格。他描摹少女、少婦複雜心態時，使觀眾有一種特殊的親切感，並得到觀眾的認同。他常用單指（不僅用蘭花指）、大步（突破且行慢步的束縛）。並創造了斜肩、轉身、背臉，抖袖等系列身段，刻畫紅娘、金玉奴、尤三姐等少女嬌稚、嫵媚的形象。慧生童年時期基本功、武功、把子功，蹺功都很紮實，刀馬旦也得到名師傳授，武功方面又受到楊小樓的指點，表演更為精湛。他與楊小樓合演的「英節烈」，他飾陳秀英，先是花旦，婚後為閨門旦，女扮男裝又成雉尾小生，紮硬靠、穿厚底靴，三種行當藝術串演於一個劇目之中，難度大，充分顯示出他演出技巧之高，與真假王富剛的開打，他使快槍套子，在瀟灑自如中透著敏捷神速。在「戰宛城」中，他飾鄒氏，一個搶背從帳內躍出，緊接著一圈烏籠絞柱，以描繪人物驚恐慌亂的心境。與馬連良合演的「鎖雲囊」中，他飾演俠女梅花娘，足踩高蹺，著抱衣抱褲、戴紅扎、耳毛子、背包插刀，從上場門頂吊著的一根欄桿上，一下子飛躍到下場門的豎桿上，拿斜頂，扯「順風

「旗」，作正反「探海」，足見其功夫之深。慧生爲了塑造性格各異的婦女形象，他兼取皮簧，梆子藝術的特長，融青衣、花旦、刀馬旦於一身，並吸收了小生、老生、老旦的演唱技巧，結合自身條件，立異標新，創建了風格獨具的荀派表演藝術。花旦行當的演員，可謂十旦九荀。

慧生念白所以有獨到之處，因爲他對京劇念白有其精確的見解。他認爲孤立的道白比歌唱難發揮效能。在與觀眾情緒交流的過程中，道白比歌唱更直接，更有力一些，歌唱時有胡琴伴奏，有一定的板眼腔調可循，念白則不然，並無一定的規範，但唸的時候，必須有抑、揚、頓、挫、輕、重、快、慢，同時還要有喜、怒、哀、樂的語氣變化，不能像背書一樣，背得滔滔談如流水，荀派非常重視念白，他能巧妙地利用念白去充分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並能根據不同人物的不同身分，設計不同的念白，決不被傳統的韻白和京白所束縛，在四聲端正的基礎下，他創造出介乎韻白、京白、蘇白三者之間的，所謂「風攬雪」的念白，格調清新、流利感人、頓挫有致、娓娓動聽，既有藝術性、又有生活感，這大概是廣大觀眾反映荀派戲通

俗易懂，容易被人接受的主要原因吧！俗話說：「千斤道白四兩唱」，可見道白比唱更重要，荀派的道白，有許多是從梆子移植過來，這也是荀派的特色。

由於慧生編演了許多新劇目，塑造了許多新的古代婦女形象，必須帶動他對化妝、髮式、服裝等進行一系列的改革。他爲了能夠充分利用面部表情、眼神去表達人物的思想感情，自他出師以後，就不再吊眉毛，徹底改變了過去因吊眉而不能使面部肌肉過多的活動，以至出現「肉笑皮不笑」的毛病，爲了適應紅娘、晴雯、唐蕙仙等人物造型的需要，一改過去京劇旦角一律貼片子，梳大頭的傳統，創造了新穎別緻的梳古裝墜馬式偏風髻的新髮型，

內行稱做「留香髻」（他的號叫留香），他把傳統的一字眉改畫爲仕女圖中的彎月娥眉。把傳統的畫嘴唇只點三個小櫻桃點，改爲以口紅塗抹整個嘴唇，以增強女性的自然美。爲了跟化裝、髮型協調，他又發明了「留香裝」。繡花大坎肩、古裝圓領蝶形大雲肩、二道裙、三道裙等。他還從粵劇吸收，設計出廣片花飾的裙子襖、五彩繢紛，光彩照人，現在，這些富有新意的古裝藝術造型、髮式造型和化裝，已

被其他劇種所借鑒（尤其是越劇），並且有了新的突破與發展。

誨人不倦有教無類

英）
四十年代：成爲馬、譚、楊（寶森）
三十年代：成爲余、言、馬、譚（富

清末，有老三鼎甲即余三勝、程長庚、張二奎。以後又有新三鼎甲：孫菊仙、譚鑫培、汪桂芬。

二十年代又有四大鬚生：余叔岩、言

菊朋、高慶奎、馬連良。
三十年代：成爲馬、譚、楊（寶森）
動一時，全國戲迷群起響應，評分結果如後：

姓 名	扮 相	嗓 音	表 情	身 段	唱 工	新 戲	總 分	生 卒	年 份
梅蘭芳	九〇	九五	一〇〇	九五	九〇	九五	五六五	一八九四—一九六一	
程硯秋	八〇	八五	九〇	八五	九〇	九五	五四〇	一九〇四—一九五八	
荀慧生	八五	九〇	九〇	九〇	九〇	九〇	一〇〇	一九〇〇—一九六八	
尚小雲	八〇	八〇	八〇	八〇	九〇	八五	五三〇	一九〇〇—一九七六	
					九〇	八五	五〇五	一九〇〇—一九七六	

筱派花旦筱翠花（于連泉）得票僅比尚小雲差很小（總分未滿五百分），有人提議選五大名旦。有人主張老生只有四大鬚生，旦角也應是四大名旦。最後舉手表決，多數贊成四大名旦，於是四大名旦形成。

四大名旦各有特色，梅蘭芳參賽劇目

嗓銅喉的歌喉

梅蘭芳雍容富麗的氣質，穩重大方清麗動聽的唱腔

「太真外傳」、程硯秋「紅拂傳」、荀慧生「丹青引」、尚小雲「摩登伽女」。同年長城唱片公司邀請四大名旦灌製的唱片「四五花洞」，被譽爲四大名旦合作精品，風靡一時，流行中外。

程硯秋端莊清秀的扮相，幽咽委婉迴轉曲折的嗓音

，風靡一時，流行中外。

荀慧生一生當中演出過三百多齣戲，最著稱於世，影響深遠，流傳至今屢演不衰的劇目，共有三四十齣，其中有：

六大喜劇：「元宵謎」、「綉襦記」

、「勘玉釧」、「紅娘」、「卓文君」。

六大悲劇：「釵頭鳳」、「杜十娘」

、「魚藻宮」、「紅樓二尤」、「霍小玉」

、「晴雯」。

六大武劇：「陶三春」、「大英節烈

」、「荀灌娘」、「盤絲洞」、「美人一丈青」、「婚姻魔障」。

六大傳統劇：「販馬記」、「玉堂春」、「十三妹」、「棋盤山」、「得意緣」、「金玉奴」。六大移植劇：「花田錯」、「趙五娘」、「辛安驛」、「元宵謎」、「香羅帶」、「庚娘」。

六大跌撲劇：「東方夫人」、「蝴蝶夢」、「九曲橋」、「東美女丈夫」、「大戰宛城」、「翠屏山」。

慧生最早錄製的唱片是一九二三年的「西湖主」，一九二五年，又錄了四張唱片，一九三一年，高亭唱片公司為他錄製了一張「還珠吟」唱段的唱片。蓓開公司一九二八年為他錄製了七張唱片。五十年代，中國唱片社先後錄製了「釵頭鳳」、「卓文君」、「勘玉釧」、「金玉奴」、「玉堂春」、「霍小玉」等劇的唱段及「紅娘」、「紅樓二尤」全劇。這些唱片和錄音，是研究荀派藝術不可多得的資料。

前年中國京劇雜誌登了一段廣告，報導有三分鐘荀慧生「紅娘」的紀錄片，即將製成錄影帶公開發售，筆者曾托北京朋友就近詢問，該雜誌編輯告知，因未達到預約訂購的數量，故暫不發行。四大名旦中其他三位都有錄影帶問世（都是電影翻拍），唯沒有荀慧生的，實是憾事。

慧生八歲登台演出。最後一次演出是一九六三年六月十日，在四川重慶北碚劇場，劇目「勘玉釧」。在五十五年的演出生涯中，荀派唱腔風靡了無數觀眾，無旦（花）不荀，成為時尚，迄今不衰。

慧生在重慶最後一次演出後，又率荀慧生劇團到成都演出，團員李薇華忽然喉啞，翌日原定主演的「辛安驛」無法演出，因為是單位包場不能回戲，慧生就要女兒令萊代演，令萊回答父親說：「該劇幾年前只演過一兩次，如今現鑽鍋，肯定會砸鍋。」經再三勸說，令萊執意不肯，慧生大怒，吼向令萊：「你是不是荀家門裡

的人，明天上台即便是死，也要死在台上。」令萊從沒見過父親發這麼大的脾氣，嚇得哭了，等了一會兒，慧生冷靜下來，細語地勸女兒說：「辛安驛我教過你呀，今晚給你溫習溫習唱腔，明兒早上早點起床，我給你重新過過地位和身上，下午演出我給你坐鎮，保准沒事兒。」到底是根底的角兒，「辛安驛」平穩地演下來，觀眾熱烈的掌聲，衝散了父女前晚的爭執與緊張。慧生為藝術的執著與認真，由此可見。

慧生在五十七歲生日的時候，曾在日記上記載他弟子的名單：李玉茹、董玉苓、童芷苓、吳素秋、趙燕俠、毛世來（四小名旦之一）、宋德珠（四小名旦之一）、許翰英（後四小名旦之一）、呂慧君、虞俊芳、尚明珠、李薇華、白玉薇、吳絳秋、李玉芝、李香君、葉壽梅、馮素蓮、魏翠痕、梁韻秋、董慧寶、徐東霞、劉鳳緣（劉燕雲）、丁雲蘭、張麗君、秦家班、戴綺霞、吳梅魂、魏效荀、梁秀娟、姜月玲、徐凌雲等。一九五七年以後向他請教過的有評劇新鳳霞、豫劇的陳素真、川劇的陳書舫、許倩雲、秦腔的馬蘭魚、越劇的傅全香、桂劇的尹義、蒲劇的王秀蘭

、河北梆子齊花坦、話劇的蕭馳、京劇的劉長瑜、孫毓敏、陸正梅、陸正紅、張正芳、厲慧敏、小白玉霜、曾慕潔、宋長榮、劉秀榮、岳惠玲、沈健瑾、宋和平、王紫苓、李雅蘭等人都會受教於他，貴州的李妙春是他一九六三年正式收下的最後一個弟子。慧生收徒從不沽名釣譽，徒掛虛名，而是一招一式地傳授，直到學會學好為止，不論是寒冬酷暑，不論在家中養病，還是坐火車旅行，不分在北京或是外埠，只要有學生向他請教，他總是耐心細緻地根據學生的自身條件因材施教。這種誘人不倦有教無類的精神，足為教師們的典範。

一九六六年八月，震驚文藝界的北京「孔廟事件」發生了，慧生、老舍、蕭軍等被強行押解到孔廟跪著燒毀戲裝，還不時受到鞭打，後來又被押送到北京近郊的沙河農場，強迫勞動，使他得了嚴重的心臟病，在去往勞動場所的途中，他倒臥在瑟瑟的寒風之中長達四小時之久。他女兒令萊，衝破重重的阻力，幾經週折把乃父送進了醫院。令萊趕回單位去請假，回來的時候，這位可憐的老人已經離開人世。時間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逝世的一刻，沒有一個親人在身邊守候。這比他生前塑造六大悲劇中的六位主人公的死，還要淒慘哀絕。

四人幫垮台後，慧生得到了平反。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時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近兩千人為他舉行了追悼會和骨灰安葬儀式，他的沉冤終於得到了平反昭雪。

子女有成傳承衣鉢

慧生豪爽熱誠、為人淳厚、謙虛和藹，平易近人，對藝術要求嚴格，一絲不苟，他的逝世是京劇界一大損失。他雖逝世已三十年，但世人仍懷念他對京劇的偉大貢獻。

長子荀昉曾在部隊文工團工作，退伍後，轉任他職。次子荀迎畢業於中國戲曲學校舞美系，學習服裝，道具管理，現去日本。女兒曾在湖北省軍區京劇團當演員，退伍後去香港工作。

女兒令萊，繼承父業，得乃父親傳荀派戲，獲其精髓。先參加煙台市京劇團為演員，後轉入江蘇省京劇團。一九六二年正式參加荀慧生京劇團任主演，後參加北京京劇院該院主演之一。曾收王敏和朱雅爲徒，為一優秀的荀派教師。台北坊間有她的「香羅帶」錄影帶出售，她扮相端莊美麗，演技精湛細膩，為一不可多得的荀派傳人。可惜一九九〇年五月九日中午，在家中被人殺害，與她同時遇害的，有南京女跳水運動員呂偉（客居荀家）。此案被列為一九九〇年大案，迄今未破，令萊丈夫崔惟民為中學教員，現已退休，女兒崔雲，一九九四年高中畢業。令萊忠厚樸實，為人正直，待人誠懇熱誠，她慘遭殺害令人悼念與嘆息。